

四書輯疏

大學

頭 宗 平	廿 七	廿 九	三 甲 五
-------------	--------	--------	-------------

玉木文之也 共備

世
二
九

嘉永元年戊申鑄

四書訓蒙輯疏



二傳

四書訓蒙輯疏序
四書章句集注之於經生。譬則工匠之有矩矱繩墨也。雖曰工倕匠石之巧且妙。捨矩矱繩墨。不能製一器。造一宮室。而世乃有講明四書理義。而竟與章句集注背馳者。其設心之謬。燭理之不明。乃至乎斯。可慨也已。蓋



四書訓蒙輯疏 卷一

其所以致此者。弊孔多端。有踈心粗氣。不度德量力。欲於洛閩外。自開門途者。王伯安。郝京山之屬是也。有恃學力之雄。矜記誦之淹。詠掇彈朱注。疵類以自炫。其長者。陳天祥。張自烈。毛竒齡之倫是也。乃有原本濂洛。墨守朱說。欲敷暢集注與旨。而膠擾蕞

近世大儒之名

其小則及此

其力則如此

其孔如此

苴。猶然致舛鑿者。輔饒許史輩之數。數錯解。及明清諸儒之措說。是也。夫能知宗朱子。而欲闡明集注。宜無少乖錯。乃不免乎斯。其謬者何也。四子之旨。極其高深。而朱子之解。精到靡滲漏。非可易。體會。羣儒乃任其浮心。膚見。輕立之說。於是乎牛毛蠶絲。好

附麗性命。欲以通微研精。則流而入於虛高。重脈絡。喜不配。務使前後照應。如年表世繫。則已失之煩碎。而牽強未弊之濫。有不可言者。烏願夫王伯安陳天祥輩之邪說。固足以為朱注之蝨賊。而指歸夔別。譌誤灼然。萬目所具。瞻不必勞。駁辨至輔饒許史

而下之解。則衆所恪遵。為朱注羽翼者。絲髮之失。不可不一。是正焉。王伯安陳天祥等之外。外夷之亂也。問可也不問可也。輔饒許史而下之謬。中國之禍。釁也。安可不竭蹙喘汗。以拯之耶。明成祖命諸臣纂修四書大全。頒諸天下。為令甲。自謂可以百世

附麗性命。欲以通微研精。則流而入於虛高。重脈絡喜分配。務使前後照應。如年表世繫。則已失之煩碎。而牽強未弊之濫。有不可言者焉。願夫王伯安陳天祥輩之邪說。固足以為朱注之蠹賊。而指歸夔別。謊誤灼然。萬目所具瞻。不必勞駁辨。至輔饒許史

而下之解。則

神龜之子

者。絲髮之失。不可不一。是正焉。王伯安陳天祥等之外。外夷之亂也。問可也不問可也。輔饒許史而下之。謬中國之禍。釁也。安可不竭蹙喘汗以拯之耶。明成祖命諸臣纂修四書大全。頒諸天下。為令甲。自謂可以百世

一定無遺議而去取多失當翦裁不
協於宜纂不憚識者意故自蔡虛齋
林希元之徒各申辯論迄于清改作
大全者又不尠亦復瑕瑜迭見失得
參半會津安部井章卿病諸廼著四
書訓蒙輯疏一編博採諸家之說析
其疑而抉其隱刪其誤而從其長拋

棄萬勢一意編纂閱十八載而告成
猶之司馬君實之十九年殫心於通
鑑勤亦至矣今春郵寄屬序緒乎予
予心襟莊讀的確詳悉殆無遺憾四
予在本邦有是明備之撰亦曠世盛
舉也予亦夙草四子問荅將以訂定
諸儒之是非奈年邁病縈精力消蕊

屬稿裁半而輟。自以為缺陷。今觀斯編。溟津嗟服。可以讓能者。而廢然闕筆矣。抑朱子之解經。意義淵浩。如海然。衆儒畢生。服膺猶苦難洞悉。繙斯編者。潛心靜翫。克晰作者苦心之所存。又且尋究思索。更有新得。斯為善讀書者也。 意齋 蔡闈 十八歲 西曆

天保十五年夏五月中浣

紫溟古賀煜撰



門人生方寬書

調 泉 印

天
地
君
親
師
之
大
道
也
夫
衣
服
在
躬
不
知
其
名
君
子
猶
以
為
不
可
而
況
於
其
具
乎
心
者
乎
苟
欲
聞
斯
道
者
不
可
不
求
諸
四
書
而
欲
明
四
書
之
旨
不
可
不
求
諸
朱
子
章
句
集
註
也
然
則
章
句
集
註
為
夫
人
之
不
可
不
講
明
之
書
而
不
可

四書訓蒙輯疏序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言人之不可不聞斯道也。夫衣服在躬不知其名。君子猶以為不可。而況於其具乎心者乎。苟欲聞斯道者不可不求諸四書。而欲明四書之旨不可不求諸朱子章句集註也。然則章句集註為夫人之不可不講明之書而不可

以他說先焉也明矣

烈祖偃武修文林羅山先生首以此進講
藩祖上津公每延當世醇儒聽講亦可
以見矣聚幼承訓家庭以讀書明道
為志不幸異學盛行于時未得聞古
昔聖賢教人為學之法徒以記誦詞
章為學年垂而立未有所得一旦恍
然以為此何足以為學哉竊取章句

集註讀之猶苦未能得其要領而無
所就正焉幸被~~有~~林~~本~~之~~夫~~之~~歸~~
命得遊學江戶入于述齋精里二先生
之門首以為問述齋先生曰朱子解
釋意精語簡宋元明清諸家間有發
明非偏閱之則不能會其旨也精里
先生曰章句集註的確精微宜先精
究以為權衡以較諸說而取舍之也

衆確守此二訓。以為科條講求者。于茲有年矣。會

命衆使精擇羣說。以授生徒。以為講習

之資。將以一道德而正士習。續

祖先之緒。而垂

後昆之統也。

於是不揆僭妄。敢推本二先生之訓。

更取宋元以下二十餘家書。討究取

舍彙成一編。凡二十九卷。名曰四書

訓蒙輯疏。於先賢之旨。雖不能有大

闡發。然生徒能即疎以推精。自卑而

登高。由朱子門庭。漸進造孔曾思孟

堂奧。蘊之于心。體之于身。以是成己。

以是成物。以不負

作成之盛意。則衆之所以切望於生徒

也。

天保十四年歲在癸卯季冬會津安樂書
引經之如漢書卷之四十四
 會津安樂書卷之四十四
 堂其德之十之難去其世世
 祖登禹由未去門與漢世與
 後隨魯經生好捕噴物以
 增兼神師去其亦非不補
 舍樂宛之器其二十

凡例

一 章句集註本為經文而設故學者當先以精究註文
 為務獨怪諸家發明經文者極賤而訓釋註者甚
 少何也蓋元明以來科場命題惟用經文而註不與
 焉故歟若從事於為己之學者而可乎故今之所輯
 專以闡明註意為主摘諸說可發明者附各註之下
 一 朱子解經只發明其辭令人玩味自得不必一一解
 釋初學驟讀之則不易得其意故今取諸說之發揮
 經文與朱子不悖者別為註翼附各節之下
 一 於句字間點綴訓釋大抵依輯釋而時有增入

一輯釋大全諸書所引文集語錄及諸家之說有太繁不切者有彼此異同者使初學者徒起望洋之歎而滋多岐之惑矣今就諸說截取數句資以相發使歸一途

一凡句首無某曰者俱係平生所聞及管窺偶得其廁于諸說間者以今按又按列之
一諸家駁正舊說道理的當者取附各條若其未備者竊以己意酌定其當否不直則道不明出不得已覽者勿以不逮罪焉
一胡斐才撮言鄧准千引解陶謹之集說中村氏鈔說所引諸說多不著其名氏今未暇考因概顏以胡斐才曰鄧准千曰云云

一引用目中諸儒姓名上冠以時代以便蒙士其未詳者姑闕之

一先輩或有引用陸象山王陽明高中玄袁黃諸說顯與朱子戾者可謂妄甚學者於是等說當痛距絕隻言半句夾雜不得其於註旨有發明者不在此例

言非以夾路不附其流... 漢包氏 漢鄭氏 漢趙氏 唐陸德明 唐邢氏 宋程泰之 宋陳止齋 宋張南軒 宋黃勉齋 宋陳北溪 宋陳北山 宋蔡九峯 宋葉知道 宋胡桐原 宋陳潛庵 宋潘瓜山 宋真西山 宋蔡覺軒 宋何北山 宋王魯齋 宋嚴華谷 宋馮厚齋 宋葉平巖

引用諸家名氏

漢包氏 成

漢鄭氏 玄

漢趙氏 岐

梁皇氏 佩

唐孔氏 頴建

唐賈氏 公彦

唐陸德明 元明

宋邢氏 萬

宋程泰之 大昌

宋陳止齋 傳長

宋張南軒 栻

宋黃勉齋 榦

宋輔潛庵 廣

宋陳北溪 津

宋陳北山 孔碩

宋蔡九峯 述

宋葉知道 賀孫

宋胡桐原 泳

宋陳潛室 楫

宋潘瓜山 栢

宋真西山 德秀

宋蔡覺軒 模

宋何北山 基

宋王魯齋 柏

宋嚴華谷 榮

宋馮厚齋 栢

宋葉平巖 榮

宋興稽山 字子 宋黃四如 字元 宋程勿齋 若

宋方蛟峯 方 宋饒雙峯 魯 宋趙格庵 順孫

元金仁山 後 元許白雲 諱 元吳草廬 澄

元胡雲峯 炳文 元陳定宇 棟 元倪仲弘 士毅

元熊勿軒 木 元朱克升 公 元朱允升 升

元詹氏 道傳 元景訥庵 星 元張德庸 存中

元陳雲莊 昭 元董季亨 鼎 元趙東山 汝

元韓古遺 基 元袁誠之 明善 元趙鐵峯 忠

元程林隱 德 元史文璣 伯璿 元吳可堂 仲迂

盧玉溪 孝孫 吳義夫 浩 汪古逸 文

張叔與 師曾 胡宜齋 和 吳伯章 程

吳行父 齊氏 夢龍 黃氏 昭

明張晉安 以 明薛敬軒 瑄 明胡敬齋 居仁

明蔡虛齋 清 明陳紫峰 琛 明林次崖 希元

明陳天台 暉 明羅整庵 欽 明張泰嶽 居正

明唐荆川 頌之 明王守溪 登 明丘月林 梅

明王鳳洲 世貞 明王方麓 望 明盧未人 一

明王宇泰 會 明陶石簞 望 明顧溼陽 憲

明馮少墟 從 明尤西川 時 明薛方山 應

明徐玄扈 元 明楊復所 起 明陳大士 際

明黃陶庵 字樞 明張天如 字得 明管東溟 字之

明周季侯 字宗 明吳因之 字 明顧麟士 字麟

明沈無回 明陸聚岡 明蘇紫溪

明瞿昆湖 黃氏 洵鏡 張彥陵

王觀濤 約諫 李衷一 光緒 鄭孩如

姚承庵 李彭山 徐微弦

鄭申甫 徐自漢 湯霍林

韓求仲 徐岩泉 張紫馬

黃葵峰 王緜山 陳聖苞

吳省庵 郭青螺 陳復心

焦漪園 杜靜臺 陸葵日

程竹山 陳抱冲 倪伯昭

周用齋 李南黎 丘毛伯

熊伯甘 譚梁生 李毅侯

刁蒙吉 董日鑄 陶逸則

鄒嶧山 劉上玉 姚元素

李玉海 陳伯玉 汪摺九

清呂晚村 留良 清仇滄柱 兆登 清陸稼書 隴其

清孫詒伸 字 清李岱雲 冲森 清李兆恒 秋

清閻百詩 字 清吳蘇石 正 清胡期僊 士

清汪武曹

份 大全

清汪右衡

鈞

清何紀瞻

煇

清周聘侯

大璋 補

清孫潛村

見報 五華全

清王罕皆

步音 滙登

清王若林

湖 田學錄

清胡斐才

葵芝 操

清鄧雉千

杜瀾 引解

清陶謹之

起序 嘉說

清吳氏

志忠

黃際飛

李安溪

陳桴亭

楊江陰

王漢槎

胡備五

范紫登

許亦史

萬授一

林子九

馬君常

浦星塵

郝子畏

石竹林

陸震若

唐士雅

杜登聖

張雨若

姚行表

陸實府

汪靈川

孫端人

張曉樓

朱奇生

黃斬五

朝鮮權氏

近

皇朝山崎氏

嘉

皇朝三宅氏

書

皇朝中村氏

欽

皇朝室氏

五清

皇朝精里先生

皇朝經世文林

皇朝經世文林

皇朝經世文林

皇朝經世文林

皇朝經世文林

皇朝經世文林

皇朝經世文林

皇朝經世文林

皇朝經世文林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一

後學會津安聚著

大學章句序

蔡虛齋曰大學二字兼經傳言章句者經傳之章句也○序首序大學之章句所為

作也○不必依吳氏謂某段序大學人某段序章句也蓋雖作章句序自須首及夫大學之書所由作矣詩書

等傳序皆然今按朱子於論孟曰集註而於學庸曰章句者此二書自自有經傳文節之別非論孟之皆更端

之詞而章句自定者之比也而鄭康成之徒不識之只為一篇大字解故朱子為之區別章句而後乃復孔門

之舊聖賢之指榮然復明者於是乎在矣所謂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者也故謂之章句耳而

章句亦註之別名非初有其義漢時施孟梁丘氏有易章句或隨大小及後代有書章句是已非謙辭也蔡虛

齋謂元只是一篇文字朱子則為之區別其章句又以章句為謙辭者蓋誤此序陳定宇分作六節評白雲作

三篇蔡虛齋作四節論其七上從下式今從之

蔡虛齋曰大學二字兼經傳言章句者經傳之章句也○序首序大學之章句所為作也○不必依吳氏謂某段序大學人某段序章句也蓋雖作章句序自須首及夫大學之書所由作矣詩書等傳序皆然今按朱子於論孟曰集註而於學庸曰章句者此二書自自有經傳文節之別非論孟之皆更端之詞而章句自定者之比也而鄭康成之徒不識之只為一篇大字解故朱子為之區別章句而後乃復孔門之舊聖賢之指榮然復明者於是乎在矣所謂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者也故謂之章句耳而章句亦註之別名非初有其義漢時施孟梁丘氏有易章句或隨大小及後代有書章句是已非謙辭也蔡虛齋謂元只是一篇文字朱子則為之區別其章句又以章句為謙辭者蓋誤此序陳定宇分作六節評白雲作三篇蔡虛齋作四節論其七上從下式今從之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景氏曰兩大學

書言下指學校言今按此古字及古皆盛時皆指周處居多法方去也蓋自天降生民則

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此二句言得於天之

理人人皆同今按天降生民四字當連串讀出揚子學

行篇降下也謂生之也離騷推庚寅吾以降謂下母體

而生也精里先生曰生民有生之民也非謂生不絕

也亦不必依敦子厚謂氣化之民也黃氏曰則既之既

已然之辭朱子曰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

箇斷制裁到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得節底道理智則

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九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

本體恭肅齊曰此說最為精當當據之以為定論○四

性不言信者仁義禮智之實處即信也使仁而不實則

仁非其仁義而不實則義非其義禮智亦然今按朱子

之語出玉山清長慕流引而解此極當而無釋刑而不

我知收胡說通義則載朱說又收史氏議胡說之語則

似覺胡說之非者王大全兼收之則精里先生所謂開

卷第 說也讀者宜辨之蓋人於日用之間事物觸發

則自然之息自然動於中此便是強和慈愛既知其為是

及此便是恭敬得節真覺其為是為非雖然不動此便

是分別是非而此皆情也性則其在裏而未發動底道

理是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溫和慈愛其性之有

義是以其情能斷制裁到其禮智亦然陳北溪曰性字

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許白雲曰此句言得

陳定宇曰性之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不同而氣

質則其氣有清濁流者能如此而濁者不能如此故不

能皆知質有粹駁者能全此而駁者不能全此故不

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屬於全性之所有屬於中行中材曰

知性之所有謂知仁義禮智之為何者也今按誠愛謂

人聚天地之氣為我氣聚者也與精氣之氣形質之

實陰也故能主知實主行心之所也
知理者教之所也身之所以能行道者實之為也氣字
指事而做去成實字指實處做去感非指虛處實處也
蔡虛齋少誤漢諸家說實字似兼形質而言不可從察
受也齊木委其聽上平也金完也蔡虛齋曰性與氣實
一附齊有親實所以載是性者也故能為性之明晦通
寒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

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平聲下同而教之以復其性精

先生曰一有一猶若也為一人非也許白雲曰聰明
不專在耳目蓋主於心而言聽之精審見之明了皆是
心上手容是思通手做智是知識周遍此聖人之貴實
也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實之攝○蓋其性是知
之到行之極上知全兩字今按胡斐才謂此處只主
行與全之相應誤陳定宇曰是說清濁粹取不齊虫指
出極清極粹者言之○卜萬曰億十億曰兆○昔以治
師以教之變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蔡虛齋曰君
師以是二人○此復字指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

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陳定宇曰

理其實之以其事而繼天立極者不謂其多
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即自做不得所以得聖人
為之循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成天之地之道備相
天用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即賴聖人為他做也許
白雲曰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為至高至中之象今世
簡草子之傳最可見故曰至極之義標舉之名此是聖
人處大教為天子則極於慈孝為兄弟則極於友恭至
於百史萬行一言一動無非天理之正此標舉於
上然後臣民莫不仰視事趨慕起効之矣陳定宇曰聖
君代天立極標舉以上教於上而民司此及典樂之官以
掌教於下胡雲培曰司徒之職統統有姓典樂之官專
教胥子蔡虛齋曰統統百姓教以五倫專教胥子外之
以與胥子他日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視諸凡民
不同故聖人又專官以教之樂○曰職曰官互文也○
所由設也司徒復與之德也今按此字指一有以不堯
舜使與為司徒與典樂是與唐孔氏云官者管也
管謂名若指其
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

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許白雲曰三代之盛時是言聖人商湯武王周文之盛時是言聖人

一代之興必備法度改制亦因前代之舊而增益之至周公則大備矣蔡虛齋曰宴備者斬夫而備也○王

宮王制之內也國都諸侯所都之地中村氏曰宮與都互文陳定宇曰古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共一巷蔡

原書曰直曰街曲而小者曰巷李岱雲曰人生八歲則此學字號大小言今按隆隆成也備具也

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

掃又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王天

去聲又掃去聲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王天

言三也黃氏謂諸侯湯山嶠代國山境山云八歲至十三皆可以入小學十五至二十皆可以入大學大約

言之凡非哉然其此以為期限也考得好精里先生曰大小學以孟子集註觀之似若以國學為入學鄉學為

小學而夫子又於儀禮經傳學制通解則云若其名雖位當今皆無以考其實然則夫子於此序亦大概言之

且禮字曰洒者掃木於地以泥塵掃者運帚於地以

拘而退以笑自向而揖之之類是也應對所謂長者貨

切詳明詔之傾頭與語則掩口而對之類是也進退所

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是也精里先生曰禮

樂射御書數說見小學本注中村氏曰節儀節也又儀

文也今按齊氏名物之說不是小學中所學之禮樂禮

樂中之小者耳然後王宮國都以下至大小之節所

分也陳定宇曰元長也元子長子元士上士也適與

名曰天子元子繼世有天下取子建為諸侯公卿大夫

元士適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

行用之以依理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之事正心以下

行之事藏氏曰窮理包致知格物在中正心包誠意在

九經之目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孟子章句序
論語章句序
周易章句序
詩經章句序
書經章句序
春秋章句序

中脩己脩身也治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蔡虛齋曰公卿之象子不復得為公卿大夫之象子不復得為大夫即便是凡民矣今按此序就天子言故不及諸侯象子謂以至二字包諸侯在其中非也凡民即所謂庶人夫

上以道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術即法也其

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

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陳定宇曰

上言學校施教之法此言君身為立教之本即所謂德

非君師指林隱曰王公以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

是說小學之廣也天子之元子象在以至公卿大夫元

上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是說大學之廣也

今按次第首小學則先洒掃次應對進退之類大學則

先致知格物次誠意正心之類是已非謂大小入學之

年也陳定宇曰節目言小學之節文大學之八條目中

所以所以竹節綱目論之今按詳語備也蔡虛齋曰所

以所以教之事也許白雲曰心得不是知得是此身

守曰彝倫常理也今按皆字或謂兼大小小學言者是也

也餘字非有餘端餘之義也不持體言單為也此二句

言其所以教之不違理也民生謂民身之生活也日用

謂日日所行用也彝倫所談甚廣心之欲食起居大之

君臣父子之際各有不易之定理者皆是也與草廬獨

指五倫非也為教之重既廣矣為教之法既詳矣而人

所以所以教者其正如此此所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

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去聲之所固有職分之所

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胡雲峰曰前說上之所以

蔡虛齋曰吳氏程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兼小學大學言

其學焉者則專指大學言非也小學之事並性分之外

而人之職分不盡為者乎其說支離矣陳定宇曰性分

固有以理言體也職分當為以事言用也如子職分當

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也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俛焉

盡力是行之事朱子曰俛字者乃是判著頭只帶做樣

夫處世無不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
各從焉也分限也固本然之辭有對無之稱此古昔盛
時所以治下同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

也許白雲曰自篇首至非後世所能及為第一節今按此字指三代之隆以下治治道謂教化君之所施也

俗風俗民之所成也與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
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反敗時則有若孔子之

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
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蔡虛谷曰賢聖之君不作與聰明

之於此教之為教者反矣學校之政不脩與學校之設其廣
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者反矣陳定

字曰顏師古注漢書云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頹替若
心變之極手也頹下也

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也適下氣運之衰天不

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也朱子曰及至
孔子雖不為帝王也開他不得也做書許多事東以教

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中邦氏曰獨特也非謂一人許
白雲曰宋王之法兼大小學言之傳是傳之當世與下

謂世對說陳定字曰詔告也教也春虛齋曰誦而傳
之當時之人正以垂之來世不使其法之遂滅也看
字今按及至也後稷微也作起也修理也凡以道業
為人謂之教躬行於上風動於下謂之化若如此也有
若伊尹之若誦暗誦也若曲禮少去聲儀內則弟子職諸
謂口誦大小學之法也

篇固小學之支

與流餘裔內則三篇是禮記弟子職

見管子此四篇作於春秋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
其一二故曰流餘裔支流謂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
餘裔水極之末也蔡虛齋曰此說可用許氏析為四字
謂者非也此謂古昔小學之教雖未至盡失其傳而
學則存其全焉按餘流也而此篇者則因小

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以昭起此段故下文蓋莫不聞其說專指大學也○上文學小學持

其大綱言節竹之端目綱之目皆以嚴而小者言也陳

也非速作之謂因者極盡四字言此書之所以為善者

如比不必說作畫之人使然今按成功已成之功也

外謂外而內謂表而三十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

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說謂問孔子所言大學之經一章○宗本也流派所出

其意謂幾經文之意也今按三十之徒謂孔門諸子曾

氏之傳謂曾參所受之學術也氏字指學術之稱如云

知者鮮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

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

於大學而無實

父之波詞章如相如司馬遷物宗元劉禹錫之輩朱子

其用專以清靜為宗釋氏以萬物皆空然後見其本性

而致滅焉則秦漢以來俗儒無用異端實皆言其不

可以修己治人也今按俗儒儒之不通道者皆學者之

所講習也教者之所言論也功功夫也物其他權謀

用二曰信用可施行也通越也實不虛也

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音扶百家衆技之流所以

惑世誣民充塞音則反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音陳

字曰權變詐也謀陰計也秦虛齋曰鞅儀之儔張晏曰

術數刑名之書也黃氏曰韓非申不害之徒緒里先生

曰宋子常論老子有曰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

是也據此則黃氏得之或為識緯者諱叔與曰百家

衆技如農圃醫卜中村氏曰惑世誣民三句總承俗儒

之下蓋俗儒無用異端無實權術專主功名而百家衆

技則不可一言以蔽之故以之流二字對上之說二字

而語一頓然後總上三項言其通弊以結之今接他彼

之橫也此以聖人而使其情偽必見乎上謂之術數一切

苟生也類仲古云切者謂時之舉如以刀切物也或整或

不類故短縱橫參合數條之物一舉切斷之義故云苟具

或為大凡就成也說所論之辭也衆多此物非一技方術

也惑疑也經敗因也百家衆技之所以惑世誣民者若孟子

所載詳言之說者是也充實也聖也紛然也雜也緒里先

生云其間承異端若非也又字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

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音庚否

評鄙塞反覆沈音非痼音固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許白雲曰及則之衰至此為第二節室氏曰君子小人

以位氣胡雲峯曰人道之要是大學書中所載者至治

之澤是白大學中流出者蔡虛齋曰使著指上文俗儒

思端之徒許白雲曰如月之晦如日之盲如氣之塞障

曰書新流 卷一

大學章句序

天運循環無往不

未及九季之衰，天運之否也。否極則泰來矣。無往不復，此定氏曰：上於治而言。○宋趙氏有天下之號，蔡虛齋曰：隆高起也。陳定宇曰：治休美而教詳明。○伯子謙穎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謙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末成書。○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指歸趣向也。蔡虛齋曰：此謂發明其道理處。吳則堂曰：二程有人功於大學者，三表章之，次簡編，發歸趣也。今按佛指轉也。往行也。宋德之德以天子言，猶南也。上廷之相續也。孟氏之傳，謂孟軻氏所受學術也。八字非指門人。

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六之指，繁然復

扶又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蔡虛齋曰：大學教人之法，指其事目而言。聖經賢傳之指，指書中所云者。二句意自不重。許白雲曰：私淑者，私慕於人。孟子不得為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

明鏡敏猶達也。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未

而輯集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

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

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許白雲曰：自天運循環，齊固不通也。隨於隘窄間也。○兼取也。輯，便得次序也。應上句故字，取叔與曰：中間之問，與補傳問答或問問獨不類，隔阻已意。陳定宇曰：謂今章句，蔡虛齋曰：闕不完也。善不詳也。○言待後世君子之是正也。或以君子為學者，謂是傳來學之意，非也。○朱子之功，道接程氏之傳，而達錫伏義神聖黃帝以至孔子及孟氏之正統明矣。所謂其辭雖辨，而其自任之重，實有不得而辭者。定氏曰：他分曰：併闕家猶言朝廷也。人皆願也。猶尚也。采而輯之，謂正錯簡，龜私也。附益也。精治故也。陳定宇蓋虛齋併闕略而為補傳者，非也。或謂補闕指補傳而略指以章七章題下，與注者，可從踰越也。化民成

俗謂教化於民而使淳熙已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成美俗也意方互文淳熙已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詹氏曰先生年譜是年乃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先生年
六十矣其年二月光宗即位先生拜祠命解職名甲子
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蔡虛齋曰讀此序
見得教法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備於三代廢於周
衰傳於孔子曾子及其傳於五子之後而復得表章於
程子孫明遠徹於朱子自三代而上其教行於天下自
孔子而下其法僅傳於天下而已○看大學序不但所
以知大學一書之興廢始末凡人才之所以成衰風俗
之所以隆汙家國天下之所以存亡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壞是
書豈不傳於世而世自莫用其書耳

大學章句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舊音泰出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記音而朱子蓋因之也今譜如字如從隋此謂讀為大小之大從字之正音也

子程子曰

稱伯子叔子最俊以其學同通稱程子云子者有德之稱猶今稱先生然子程子做公羊傳子沈子之例也陳定宇曰程子上加子字後學宗師先

儒之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乃孔子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故曰孔氏之遺書凡言遺者皆其人既往而其物猶存之謂也○此書

開示人以其途雖次第故或入德之門景氏曰由是

所載乃孔子所傳之學故程子云爾氏字亦指學術之詞入德二字出中庸謂造至誠至聖之域也此指

此書之序
朱子曰
此書之序
朱子曰
此書之序
朱子曰

此書之旨

明明德者己止於至善而新民者可以止於至善之地也諸儒不識此書之用故程子云爾只此二句程子所以有大功於後學也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

此為學大第八條目先后之次序也此書之所獨載而他書絕無也論孟大之謂以論孟次大學而讀也朱子云語孟却是隨事各問難見要領惟大學一書體統都具玩味此

便易入可見蔡虛齋說不可從

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蔡虛齋曰是字指大學也○或問焉則是不由是而學也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則是差矣今按度近僻差舛也大學乃孔氏遺書類從此學則不差明道語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類有此一篇善存其他莫如論孟伊川語

朱子以二程子道同合其語而為一稍加撮括以成此文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金山曰古文二字相攸所以致親今按金滕親迎孔本作新逆之類也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英伯章曰大人猶言成人蔡虛齋曰自十五以上則皆成人境界矣古人四十曰賢始仕是四十五以前皆是從事大學之日也○大人之學謂大人所學者非指學宮也不可以大人之字當大學之字看以其為大人之學而非小人之學故謂之大學也大學小學以學之大小言大人小子以人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皆一者字是朱子解書用字

眼分法例真今按大人蔡氏廉齒德言則小學小人之學也可謂誤矣孫詒仲謂大學大字即是大人大字無異

明明之也

通義曰此釋上一明字蔡氏曰猶言深雪指磨也翼註曰明字也格致誠正猶在內則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許白雲曰人之所得乎天原明德之所從來虛靈正說不昧反說作一串看下○人之所得至萬事者也明德正訓下三轉却是說上明字陳定字曰天

此言明心見性之妙
不可不知其妙也
心是性
性是本
明是心
心是明
明是性
性是本
明是心
心是明
明是性
性是本

謂理之主宰乎陰陽而能生物者也李侗嘗曰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是統體解明德具眾理應萬事是分說他體用惟虛故具眾理惟靈故應萬事具眾理應萬事只在虛靈不昧裏而故下以字而字乃胡雲華筆俱以虛靈不昧為心其眾理為性應萬事為情又或以虛靈不昧為明其眾理應萬事為德德性在深陸稼書刻虛靈不昧是德之明靈具眾理應萬事亦是德之明靈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其仁夜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是呂晚村曰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有謂明德之心體虛靈不昧此明德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不止心體虛靈不昧曰虛猶鐵之空明猶鏡之照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黃勉齋曰其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應萬事者德之功用已發者也金仁山曰眾理即萬事之理萬事即眾理之事精里先生曰明德合人身所具諸好處而立一名目者也胡斐才曰以字接上而字串說者也二字統上三句合來步老明德之義今按虛空也謂寂然不動也靈神也謂感而後通也虛靈所謂明也故經筵講義作至明謂其明也如真寶無妄主然通也明德也但為去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許白雲曰此言外衆明明德是靈變化氣質消除物欲朱子曰氣稟所拘多只通得一路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偏於彼而寬於此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能解讀書或只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便是有所不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性靈麻木氣感金氣衰便依他拘了其性多慈靜而少剛毅然此其善者又有惡一豈如儒而無斷邪便是惡也陰陽五行皆為朱子曰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氣稟虛靈曰走兩平說但九為氣稟所拘若則必有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於氣稟之拘也二者理實相須金仁山曰物欲若乘而不得開之謂蔽者蓋而不得見之謂今按經筵講義經傳通解及諸本皆作人欲一本作物欲於義為長或問語錄蔡氏許氏景氏直解指南亦皆於此用物欲字今從之拘止也蔽障也謂氣稟物欲二者能使明德

不行者曰用之則也。不可必謂其拘格生初言物欲
指生後言自入言之則難下焉之贊致身昏昧自明
猶言之則亦有時而昏也。有時而昏或引其問虛有
時而休管子形有時而變為明德或有昏昧之時極
是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

發而遂明之。以後其初也。林次崖曰本體之明未嘗

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我而

春惡見猶子入井而側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

歡喜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難以備述者

端事而終之經李岱雲曰因其所發是初下手工夫

遂明之使涵全體工夫以復其初便始止於至善已

誠極盡地頭矣朱子一句能備全義如此胡斐才曰

所發承本體之明來故曰因明之承因其所發來故

曰遂復初承遂明之來故曰定○因字見錯過不

謂初用察識連字此待付不得便去擴充中付氏

曰初字指本體非謂稟生之初林次崖曰此是朱子

教人下手用功處朱子曰譬如鏡焉本是簡明底物

障為塵埃故不能照是昏去塵垢然後鏡更明也

止息新者革其舊之謂也。革改也言既自明其明德

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舊染

也。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

然欲有以新之全仁山曰推己之明德以覺人也黃

際龍曰氣拘物蔽就人身上講舊染之污則廉潔俗

不好處說胡斐才曰夫其備汚使與者復明似煥然

有維新氣象今按推進也人者對己之稱解民字亦

人之言極好。○至善只是十分是處。○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蔡氏曰：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至者極也。至善猶言至極之理也。蔡虛齋曰：此解字義。其實只是明德新民之所極。九事不屬明德。則言明明德新民皆屬新民。只入在這兩箇圈子裏。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其至善未至。亦不持是理。

依此則孝知行說。為是。蔡虛齋曰：新民止至善。此主在上。新民者而言。非謂民德之新。亦皆必止於至善也。其勢字得盡。如人意。親夫及世不忘。節亦可見。其主在上。人言矣。但新民者本心周未嘗不欲民德之新。各止於至善也。今按上之新民者。若教若養。事畢處得恰好。無一夫不獲。則在我之所施。則民德之明。皆可以止。至善故曰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其質之廉。不齊。脩為之力。不至。故在下之所化。則不能人人皆明其德。故曰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止。就也。若則不可不知。是也。其意本不相悖。林文慶止就。况通非或曰：不能皆明其德。其為新民之至善如天地之通。自有不盡。半強矣。曰：至於之至。諸本多作上非也。此至字。應上文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至。蓋至則用功之辭。而不遷。然後見其止也。蓋必其有。又按經筵講義。經傳通解作至。不從之。蓋必其有。

以盡夫。扶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上文分至善之義。至此又合解。止於至善之狀也。天理天生之條理也。人欲人心之意欲也。毫髮銀毛也。一毫言至。此心欲不。此謂不合正理也。陳定宇曰：天理人欲。相去有長短。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李氏曰：把至善放在事上看。便是事理當然之極。射人欲之私。看便見其為天理之極。無有二也。其義夫曰：止於至善。為明明德新民之據的極。盡夫天理。絕無人欲。為止於至善之律令。虛未人曰：明德新民。內便有止。至善道理。非謂先明德新民。後來方求造極也。但為人不善。道理非謂先明德。小廉自足。故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中村氏曰：此大又申言此句。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學亦以道術言。非指善也。陳定宇曰：綱。以大綱言。如綱之有綱。綱聚則目張。領。要領。言如。我之有領。領聚而。綱然。此

大學

領字之通法網字說耳今按網大綱也領次要諸著

項領字之通法網字說耳今按網大綱也領次要諸著

子深造之以道今按虛廢以爲事物當然之理

者非胡斐才鄧維千從之誤王松塢曰三箇在字蓋

指其方法所在而言使人知觀此以爲用功之地也

蔡虛齋曰在字或以章句內當字貼說大謬也鄧維

千曰氏者對己之稱暗兼家國天下之人新是推成

己以成物暗指齊治平之理不專指治百姓也余信

實曰新氏雖兼養在內但古人真言各有所主此上

推己之明德以及民使之亦有以去舊染之汚則重

教不重養即語類所謂禮樂法度政刑俱指去舊汚

說貼教不貼養或問甚明不得以補出爲周密胡敬

齋曰一則是君德既新有以感化引起他同然之心

二則是施設教條然他去做工夫三則是有政有刑

禁革其非心使之向善益固去惡愈久也呂晚村曰

必有三此兩家都信不及者也不知後世學衡之謬

正在此一綱領上善夫江兩頓悟是知有明明德而

不知明明德之有至善也永康事功是知有明明德而

不知明明德之有至善也永康事功是知有明明德而

一綱領吃緊處入處是聖學之定盤星指南針若少

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根柢薛敬軒曰明德新

民原無兩事明新上至善亦非兩時然大學必分而

慮而后能得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后與後同後做此依此意觀之○止者所當止之地

即至善之所在也依此意觀之○止者所當止之地

即至善之所在也依此意觀之○止者所當止之地

曰止者止之見至善在所謂止也胡氏才曰此止字指理所在故多解今按盧本人以為止至善止宗者誤至善是實止是虛故不曰即知之則志有定向字

指明明德新民者所謂止之地志心之所之也定靜也向趨也心一向於是而無疑惑也黃勉齋云如君止於仁則胸中定以仁為向可見定以心言與或問以理言各有所當不可混而論之蒙引說不是

靜謂心不安動安離也與對動之靜少異此靜非不動之謂也說說謂念之安謂所處上聲而安下聲動所起只在至善稍差

雖以身言而安亦以心言與定靜同但稍深爾胡氏曰安者隨身所處而心無不安也此安字不對危字有正對勞字看今按朱子謂心安人謂此身上說而不謂以身言諸家以身言者不可從作常掛謂安屬身確不可移未可曉語類曰安只是無雜然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

自淺深林大澤與辨慮謂慮事精詳入無間而幾微疑

按不能悉詳是包舉不遺而大小本末無不該今得謂得其所止謂其明明德新民者必至所謂止之地矣非謂己止於故陸稼書云知止能得所是都有一夫但有先後之序耳若說知得自然自得此是深一

章曰章

註異 蔡虛齋曰此節承上言明德新民固皆致止於靜安處而得矣揚復所曰五而后字俱是相承語當

知言朱子曰此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

去則心中自是安更無疑惑既無疑惑則心便靜心既靜便貼地便是安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應處自無不通透若心未靜安則總是胡思亂想如何是能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亦相去不遠但有深淺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

如知得事親滿孝也。知得德地是孝。及至事親時不
思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反。喪矣。喪是思之至。後
詳審矣。○定靜安是未有事時。曾文涵然。慮是正。與
事接處。對同勘合也。今按潘瓜山以安為事物之采
時者。非陸深書曰。能慮寂難。事有猝至。有難投。有
利害。有介疑。似平日講究都靠。不得究竟。不能慮。亦
是知不熟。○原註云。得通承由。知止而至。於虎來
不單承處。呂晚村曰。境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
去不遠。比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中小層
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此小層級中重
難層級也。陸深書曰。益定靜安慮總在知行之間。不
必拘拘分配。又按定靜安慮。只指知止後心體言也。
諸求靠實至善。說似不可從。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今按此明德與克明德之明德
同。本下曰。本此假言先也。木上曰。末此假言後也。明
德治己也。故為本。新民治人也。故為末。就工夫言。人

己雖兩物。明德則人。新民則事。故曰。木非物。非
之謂。翼註。陸深書。故之亦終。兩物。德則事。心誠
良。心之先後。分本末也。○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未
人曰。始是起。本始所先。末終所後。○盧末人曰。本始是
頭。終是煞尾。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先做的工夫。末終
是後做的工夫。此結上文兩節之意。○盧王溪曰。物有本
末。故曰。先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末結第一節。事有

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
節。盧末人曰。九曰。結者。皆總上文。而物言之。○難
曰。總為上文。明新。知得。示個下手。
次序。合按。意上文所言之指意也。

註翼。○盧末人曰。則近道矣。分上統論。大學之明。而結
文節。知得中說。始終。而末。露此特揭。出以示人。
見人。當知所從事也。兩有字。指示何等精神。朱子曰。
時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無事。在其中。知止
能得。如耕而種。而紅。而故。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
是理會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使有箇內外本末。許白雲曰。物

大學
大學

即事也。事即物也。物有形而事無迹。故力舉說明德。新說以己對人言。故曰物五者是一事之始。終故曰事。吳棫山曰。物者何指。形體而言之也。事者何指。作為而言之也。陸稼書曰。物有本末之物。指明德新民。言是以物之大綱。言格物之物。指事物之理。是以物之散殊。言雖其歸則一。而所指不同。今人牽合為一。則誤矣。汪武曹節。辨上說不可從。金仁山曰。方是見得在。而前高求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道。陸稼書曰。象引謂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呂氏曰。知是猶中庸知遠之近。知之知。善右曰。知亦不是。知是猶中庸知遠之近。知之知。善相須並進。屯器器分個。漸火而已。黃氏曰。此通字聖人之道也。金仁山曰。學者誠知本始之在。所先而未終之在。所後焉。則務本而存。道近矣。今按大學之道。以方法言。此道以事物當然之理言。虛齋以大學之道。為當然之道。故曰聖人之道。亦只是大學之道。可謂誤矣。孫潛村胡斐才鄧雉于陶謹之輩。並從之。不是陸稼書以此道為方法。亦誤。陸稼書曰。聖人言。應知所先後。字應知所先後。其甚。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傲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

有以明其明德也金仁山曰言既自明其明德而推

其明德也察虛齋曰天下之人自公卿大夫以至上
庶人皆是以明明德於天下其實則是謂明天下之
明德也章句或問其文與本文不類所以發其意耳
不但明一亡之明德而必明天下之明德此之謂明
明德於天下陸稼書曰索引謂其與本文不類所以
發其意耳陸稼書曰索引謂其與本文不類所以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本文明曰欲手天下者曰欲明德於天下者混綱
領於目而以見其本一事之分合耳使字在上之
人使之下也史氏說虛齋以為誤者是也然亦就上之
所施者言不就下之所化言不心者身之所主也耳
然則凡民亦皆當入大學也
目擊口四教百教之誠實也
力意者心之所發也
則主於營為今按發發用也
終始而言也不但指初發處若但指初發處而言則
與獨無別且誠意工夫豈但起頭而已哉紫引謂意
只是動之端陸稼書孫端
人攝言引解集說從之誠實其心之所發
者上分解誠與意故至此連說以立言也下欲其必
文推極吾之知識窮至事物之理亦同句法

自慊而無自欺也
自欺而為之也自慊謂此心之發
用實於為善也自欺未實於為善也一正一反說共
為功於山崎云云樂者自然而然室氏以必字為用
力之辭以自慊屬乎夫非也此一句諸本皆作發其
一於善而無自欺也陳定宇據說氏附錄本改之以
為朱子純筆所更定輯釋大全從之吳伯章蔡虛齋
仇滄柱汪武曹吳志忠之徒遂以舊本為定本山崎
氏曰經筵講義作一於善儀禮經傳通爾亦致推極
然然則必自慊絕筆之所更定也歟今從之
也陳北山曰推之而至於知猶識也以識字訓知字
也於盡有所用力之辭知猶識也以識字訓知字
著一猶字後凡言某猶某也皆做此黃氏曰知是心
之靈不可作虛字看朱子所謂心之神明妙眾理而
察萬事若是也中村氏曰天下國家身心意物皆實
豈得知獨為虛乎今按識亦實字如神識精識是也

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其知使凡所知
若無不至於盡而已中村氏格至也
陳北山曰窮之
曰知字虛印明之所照也
此處之辭陳北山漢曰必如吾身
親至那地頭見聞親切友是格物猶事也
與物言故物字快此物兼事在中故物字潤故窮至
曰物極事以見與有本末之物有別也聞齋誤窮至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此句心之知無不盡也

事物之理欲其極處去聲無不到也金仁山曰事物者即心身家國天下

之事物也○極處者至善也林大崖曰事物皆有所當然而不容己與所以然而不可易所謂理也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陳定宇曰條目如木之有條網之有目也蔡虛齋曰謂之

條目者正以其肆於綱領也

註翼鄧肆子曰此舉古人為學次第而歷指所先至

倒說侵下疏雙峰曰就八目逆推工夫今按因以見

序不可亂也朱子曰欲與先字謂如欲如此必先如

此是言工夫次第若致知在格物則致知便在格物

上看來欲與先字差慢得些子在字又緊得些子在

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

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金仁山曰諸條之工

夫日用動靜之間交行並進但推其所以然之故則

有前後之序惟致知在格物不分前後許白雲曰格

物致知以知言誠意以下以行言蔡虛齋曰上文不

而節節有工夫在不是國治了而天下自平家治了

而國自治故下條章句下可得字○自誠意以下一

件自為一件惟致知格物通為一件故曰在格物言

致知更無他物只在格物焉陸稼書曰或疑在字

與六箇欲字先字無分別使而云君國在齊其家亦

用在此字矣何嘗與欲字先字有緊慢之分乎且又不

然經傳中字句同而義異者甚多不得以此取彼也

指南曰通節以明德實治齊是明德於國與家齊身

以下總是明德於己據此曰夫子傷時之嘆聖賢

則言古以嘆今之不然夫子之前未有聖人不得位者

之言也楊俊所曰國以邦畿言今按此古字亦指周

之盛時之意居及治治理一國之人而後可以明其

明德也俱兼化之處之齊整齊備使其身之舉動應

接莫違其則也孫詒仲說謂正操存者察使不失其

心之正也呂晚村曰身與心雖然有此二物意即心

之所發知即心之所知只在心中分別出來為用

高次耳非又有二物與心並列而為三也○心兼動

靜

靜

靜

靜

靜

靜

靜

靜

靜

靜

靜

靜

靜

朱子曰格是到那般所在○眼前凡所應接底
 是格不盡但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
 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
 也○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達一事未通達不
 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達最不可凡事不可
 且字其病甚多○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
 全體皆明只被昏了而今這旋磨去使四邊皆
 見其明無所不到○金作山川自其心而論之則四端
 之性情理欲之界限志意之邪正在所當格也自其
 身而論之則言行之節交際動作之宜皆止戒儀之
 則在所當格也推之於家則有父子之親兄弟之序
 夫婦之別朋友之義姻之交凡其為事皆所當格也推
 之於國則國之事不異於家也而所以君臣上下之
 義事長使來之節仁民濟下之政教化之施刑政之
 宜制數之度至於百官有司之事皆所當格也推之
 於天下則天下之事不異於國也而所以為綱常禮
 紀之化均平充拓之道禮樂刑政之達開物成務撥
 亂反正之規四海九州風氣民俗之殊內夏外夷綏
 遠之歸之略至於用甲兵之節制皆所當格也推之
 遇行物隨物格極其小雖草木鳥獸之微非可選
 擇其大雖天地陰陽之化非可外而其為法或索之
 心術含養之間或審之因事接物日用常行之際或
 求之經籍詩書聖賢言行之法或考之古今治亂人
 物是非之跡此事即物推而窮之莫不求其所以然
 之故與其至善之所在而不可易者此謂格物陶鑄
 之曰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言物則理自在理猶懸
 乾就物上理會或見得實體今按格物所以致知而
 不如此誠意以下各自為一件然亦有內外之分故不
 可謂格物即致知所以格物亦為一目也蔡虛齋及
 諸家零碎全體之說不可從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

治去聲後傲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

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朱子曰若知一而不知

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為

至耳中村氏曰至則知識已至全體盡頭處吾心之

所知無不盡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

亦是會意

可得而正矣。胡季峰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

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誠則心可得而正非謂意已

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

意意既實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

分先後非必了節無餘然後又了節是當會於

言意之表也室氏曰格物致知固非二事而物格知

至一時而然故章句斷自知至意誠以下為之說而

以上二者例之也修身以上聲明明德之事也齊家

以下新民之事也。金仁山曰修身以上正心誠意致

下至治國平天下皆所以新民也中村氏曰是以本

文先下為上而誠在後者為下也非行文之序今按

此以八目之工夫分前明道之

二綱也孫詒仲謂說本節不是

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陳定宇則意誠心

以得止至善之大序齊治天下也新民而齊則

止至善之大序也皆之一字包明德新民而齊則

此可見三綱之疑八目而八目之隸三綱矣中村氏

曰皆字指誠正脩齊治平六者合按此以八目之功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目雖推功幼全按孫詒仲非之不可從精里先生曰
蓋語難其專備有妨驗之說言其非工夫耳其所
或物驗則各不同如中庸九經專則不與一節
言其如此則自然如此為效驗正義如知止節則言
知止至能得中間四節相仍而見者以其非工夫故
謂之效驗可也如物格節知至而後意誠則言必知
至而後意誠之誠可得而致非以意誠之誠可拱手而
收其功但以意誠之誠可以得而致者由夫知至而然
下文皆然亦謂之效驗可也又按因以見功不可關
也孫詒仲謂初無功不可致意不是或謂謂知無不
盡則心之所發能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
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
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備矣身無不備則推之
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月在人謂物格知至只
件事雖著後字但言相因非有漸進工夫知至以
下句句都要工夫蓋知既致又必戒自欺而後意誠
意既誠又必去心之有私而後心正心既正人必不
肆於好惡而後身修又必仁讓教家而後家齊家既
齊又必教國人然後國治國既治又必絜矩以處天
下而後天下平又推所及自先則後使下目可得

而致者食此二說古完呂晚村曰此節而後字與知
止節而後之義不同知止節一知止使直其到能得
此節而後却逐層各有境界下人每流有與知止
節一揆便是一物格便了仁商而後只作急口盡文
其為證不在文法而在義理矣○連箇而後各有工
夫不是知至便了註中可得而三字正而心與精
神也陸稼書曰不但致字與至字不同上節誠正節
等字與下節誠正節等字俱不同上是以用功言下
是以功效言翼註曰平者普徧之意與齊治不同又
按使天下之人各得分願而無不均也室氏曰物格
知至與意誠心正之
類固皆以全功言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大凡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蔡虛齋
以上為脩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音之耳陳定宇曰
身而設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音之耳此字指脩
身言紫知道曰因此身之既脩而推之耳李岱雲曰
錯字亦不可或然看觀了錯之家便有齊之事錯之

中庸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中庸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謂便有治之事，錯之，天上便有平之事，但道理在，
身以上做，則推亡及人，知之，既明，處之，自當，故曰
安以，而錯之，月，人有做，全便無事，便不是，○陳新
註翼，雙峰曰：此是於八日中，揭出脩身，為親要處，
言之，黃龍齋曰：天子，族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

久，則不可以不脩身，鄧推子曰：以王字，包公侯卿大
夫，七許，多人在內，今按本字，亦以先做的工夫，言諸
家，多做，本根源，有非也，聖人，蓋謂天下，無不可脩
身之人，以使人，知所務也，精也，先生謂讀大學者，先
須要，理會，以脩身，為本，五字，亦此意，天下，族人，本皆
顯，況言，而其意，則欲明，八目中，脩身，最為，先務也，故

章句，以八
目，釋之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以薄者厚末

之有也

本謂身也，指先做的工夫，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

文兩節之意，大學條目九，八事，而章末獨以脩身，為

家，一事，結之，亦備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益深矣，
據此，則諸家，單重，脩身，者，不可從，胡雲峰曰：前節則

於工夫中，指出，脩身，正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指出，身
與家，反結，也，虛未人曰：詳論大學之目，而結其有

註翼，翼註曰：亂，坤，不脩，蓋治，即奔治，平，意，陳定平曰：
求，謂天下，國家，○以家，與天下，分，厚，薄，陳北

山曰：因天下，本非，所緣，自家，親之，則為，薄也，胡期德
曰：否，是無此，理，室，八曰：上，所厚，薄，言，恩，義，自，有，厚，薄

之分，正，則謂，盡其，分，為，厚，不盡，其分，為，薄也，中村氏
曰：未，有言，未嘗，有此，事也，今按，所厚，所當，厚，所緣

所當，厚，所緣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九三百

○陳泰蘇曰：右是，指以前說，陳定宇曰：蓋，疑，辭
朱子曰：正，理，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至
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
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贊，申，村氏，曰

正經之文為孔子口授曾子者朱子於序決之
只疑其或古昔既有此言而孔子特誦而傳之
耳祭禮論曰不可謂某處是古法又某處是孔
子論述之言今按述者述也誦者誦義作記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陳定

則決辭朱子曰也其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
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或於曾子門人之

手而亡思以授孟子然疑也今按意志也朱子
曰大學諸傳有辭雖處有只引經傳使接其

意只是提起一事使舊本頗有錯簡漢儒

人所傳之本今按差有日今因程子所定定正也

所定本二程全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九

五百四李岱雲曰朱子蓋從伊川之本而稍

以傳附理而知其次第也別為序次改

九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宅氏曰經謂所

謂所引楚語等此之言皆與傳者之言雜出

也今按統總也統會也然統統謂支離而不

貫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

密蔡並齊謂人之四肢百骸雖各自為一體

就其中指意說文理接續就遍度處說血脉貫通

言其逐節意義之相承非通言十傳相承也

也今按如首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

也陳定宇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

首為說持懸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此能字有力克只是真箇會成意○若只

作謂明德語意便都弱○凡字有訓義一般而

聲皆類吳如天克厥宅心克明俊德之類可見

註吳許白雲曰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朱克

外曰首引康誥言此德當致明之功效引太甲

言明德當加不已之功終引堯典言明其德者必有

盛大之效今按集說謂以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不

然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鄭維千曰有上中

篇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朱子曰古註云常目

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自這

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則湛然清

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

存此理存此心存此意存此理愈明愈欲愈

之而不用得矣○目在如目有之當知得有此理不

是親眼看見只要常常提撕在這裏莫放他去了○子

常見得孝父常見得慈與國人交常見得信○只是

見得長成地在而前樣豈是有物可見○如一物在

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觀在此相似與西山曰今

人俗語云有顧云賦顧所謂顧諟即此意鏡雙峰曰

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觀於無形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觀

見其高者於事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在之泰虛

顧曰此目字當緊帶著在字讀莫以帶常字讀乃是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鄭維千曰有上中

篇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

朱子曰古註云常目

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自這

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則湛然清

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

存此理存此心存此意存此理愈明愈欲愈

之而不用得矣○目在如目有之當知得有此理不

是親眼看見只要常常提撕在這裏莫放他去了○子

常見得孝父常見得慈與國人交常見得信○只是

見得長成地在而前樣豈是有物可見○如一物在

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觀在此相似與西山曰今

人俗語云有顧云賦顧所謂顧諟即此意鏡雙峰曰

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觀於無形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觀

見其高者於事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在之泰虛

顧曰此目字當緊帶著在字讀莫以帶常字讀乃是

之明命就人得之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言若一而謂之明德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言若一不到氣拘物蔽天之明命便昏昧若能常常觀著無間斷則無時昏昧而發見於日用之間矣所以虛有頓識之功也李密雲曰曰常曰無時便說動靜而言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以滿全量言陳定宇曰明德以

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也尚曰自其具眾理應萬事故謂之峻汪武貴謂峻德深於明德則不可從李氏曰但指己身之德而言吳

從家引從家引吳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吳瑤山曰合三書而論雖其旨不同要皆

自明其德耳吳恭右曰言字照上三个曰字

註翼林次崖曰自字輕虛未人曰自明謂明己之德對斯氏之德看察虛齋曰皆此句以列斯氏

小註以爲由己釋之本文似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三引書固有次第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審者也王若水以語推之引堯典以人德之德為九德他皆做此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張泰微曰傳是訓解其義以傳於世的意思曾子將

上而孔子的經文逐件解釋其義分爲十章這首

章是解明明德後九章做此今按首始也釋解也

曾子引康誥其意以爲大學之道者當實明己

之德也又引大甲以爲欲明己之德者當如顧諟

之功夫也又引帝典以爲若實加顧諟之功夫則

必有克明峻德之功當以此爲準必至於峻而

後止也所以解經大所謂明明德之義也其引古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

下通通
買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金仁山曰沐頭為沐以杓澆身以扞

正字通云盤盛物器或木或錫銅為之大小淺深方

圓不一浴器曰盤然則沐浴之盤或非常用之盤所

謂打之類亦未可知也張叔與謂浴謂盥手足或銘

沐器或銘浴器未必銘兩盤也五日或三日所必用

者也故曰常用之器未必日日用之也邵銘名其器

氏謂盥頰之盤辨疑謂飲食之盤亦泥

以自警之辭也陳北溪曰刻其辭於器因外以警其

註云名書文也今謂苟誠也朱子曰緊要在苟字

之字今按警成也苟誠也首句是為學入項處誠

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

能苟字上工夫後條書曰凡人在昏迷最難覺悟

在精神之中最難振拔故苟日新

最重金仁山曰猶今人言果能真能湯以人之洗濯

其心以去上弊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

山曰此言其所以於沐浴之盤而銘以自新之辭之

意也○因新濯其身之器取自新其德之義○因

其器之常用而得觀其辭以常警也今按惡言誠能

不善也謂人欲之私也垢塵垢者汙所集也

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

而日日新之又日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斷徒玩反也

陸稼書曰案引謂滌其舊染之汚只是物欲

不必兼言氣質亦是拘今按滌洗也則際也

註異徐仁父問日新是明德事而今獨之作新民之

曰然朱子曰此自其本高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

而新民之端也蔡與齋曰自新之至謂己能自新也

○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

項是續續新去也又日新者言其日新之功自此更

無一日之或異，又深於日日新也。陸稼書曰：日日新，又日新。然未新者，則更新。己新者，則常新。且愈新，三意。一則一新字，是汚者復潔，後二新字，是潔者不復汚。潔是無間斷之意。陶謙之曰：日日，是不間意。又日，是持久意。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未子曰：知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也。韓氏曰：井田學校，作之具。孟子放黜曰：數語作之之術。胡寅峰曰：此正釋新民所引只添一作字。蓋我能自明其明德，又能鼓舞斯民，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王觀壽曰：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又振之也。乃振也。自新據上節章句，則與自明同。只明德之謂也。
注異：補里先生曰：據舊解此節義，從象引頌問，漢江之觀，殊不知經筵講義亦同。或問故並以龜未定字異。此章句或開諸義，皆一意，而新字當連上作字不可連下。民字之明證也。讀講義時，兩義並通。注文以此無益。民之自新，由上之有以新之。今按自新之民，貼木又民字，新字連作字讀，故不復釋新字。且與西山此段講義曰：既未嘗作新，上大又何以作新。民或兼知道曰：上面既言能自新者如此，下面始言所以自新。斯民者，兼雙辭。所以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然實在我，皆作新連用。可見新字連民字言者，若若揚復所曰：此武之所以作新也。之類是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自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陶謙之曰：周自后振新，舊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風丕變。始受天之春，顧命則曰：新也。而新天之誓可知矣。蔡處齋曰：受天

命是為天子也。文未為天子，但王業自文始。胡斐才曰：按或問天命之，以有天下，句當依蔡說。蔡虛齋曰：是謂新命上，推出一新命，又說新命上，推出一自新之精意。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參贊是所以新命，適只是言其足以動天地感鬼神。非謂必得天下，然後為王善也。若果謂新命便是教人圖度天命了，這命字是氣數之命，與願謨天之明命命字不同。

註翼 朱子曰：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今按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故或問以自新新民之極，並言

然此節正意却是重新民上。陸稼書曰：其命雖新，原是驗，但是因驗見極，不是只說驗。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此言自新而不止於至善，則無以為新民之本。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此言自新而不止於至善，則無以為新民之本。

也欲止二字解用字胡斐才謂止字解用字誤

註翼 此實以三節而結之。非只結上文王之詩也。吳孫右曰：重勉人意，自新新民，須抑揚說方得。抑新民本旨，如云自新必用其極，始有以心新之。本新民必用其極，始有以心新之。本新民必

也。李岱雲曰：或問明云用其極者，求其止于至善而已。此于至善之上，又如一求字，可見用字在止字之先。是求止之工夫。靈氏止則非紛紛擾擾用則非槁木死灰，已成別義。景氏能止然後能用，更自倒說了。今按孫潛村謂備言造其極也亦無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陳北溪曰：並銘言新民之本，廉語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

新民成效之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大學

三十一

此詩之義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許白雲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

謂之土畿王者所自治今按邦畿千里傳引之取地之至善而已其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謂擊止居也蔡邕曰雅氏所止之止止善之止也

彼之詞為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大音也指南曰以此之意

言蔡邕曰物字所該者廣自若既父了以至於勤靜語點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細則曰明德

新氏其手語實曰曰各有所當止之處自惠至善說至善自是當止之處也陳定宇謂之說止字便說

註翼神氏所止言邦畿為天下之中衣冠禮樂之所

所當止之處中之一事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知鳥乎

緡詩作絲○詩小雅絲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

反詩紆弗之處陳北漢曰上高曰丘隅是丘之一角

有以自藏此鳥之飛集所以必止於此也子曰以

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指南曰

當然意以蘇石曰此語見人當知所止重孔子說詩

未嘗不授孫潛射以蒙引新是誤

註翼朱子曰黃鳥猶能擇其可止之地而止之

而鳥之不能擇其所止而人反不能知其止之理而止

此是警誡世人非贊黃鳥也○於止之止以時言所

止之止以處言意深曰况可以字口氣不曾說熟

四書精義

大學

三十一

卷一

三十一

此詩之義

此詩之義

此詩之義

此詩之義

此詩之義

此詩之義

此詩之義

此詩之義

止善之類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陶謹

博穆以德言不淺近而深遠不可測識胡斐才曰不卑作德容於歎美辭緝繼續也

熙光明也朱子曰類如類麻之類連續不已之意

也接續之明無時止息此明德之所以常明也陳北溪曰連續而無一事之問光明而無物之蔽其西

而曰類之與熙非二事也能類則能熙矣吳棫右曰緝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上今按或問曰聖人之

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據此則緝熙以心言明德之所

以明而敬止明新之止於至善也陳定宇說為是周勝侯謂熙便是明德緝便是日新又新意非朱子意

為甚補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緝熙之效能接續光明則自無不敬而且安所止也

陳定宇曰安字見文王安行之氣象非勉焉用力之

以吳棫右曰敬在心止在事俱就見成說周用齋曰

止不在敬先亦不在敬後只無不敬就無不止陸稼

書曰按此自說敬止在偏矣○按敬止供兼體用仁敬

謂之云敬便是止則偏矣○按敬止供兼體用仁敬

敬止分體用也故大全張氏之說不可從若真西山

謂敬止之敬舉全體言止於敬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

非至善止明他新民俱有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

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委粉於問二反究窮盡也精

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

止而無疑矣朱子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三究其類微

道其餘是外面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類是說君仁
臣敬子孝父慈與國人信上推完精微各舉不盡之
理此章雖人倫大目亦又舉得三件必須就此上推
廣所以待下又如何舉小大之間處之各要如此
陳定宇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之類
意許白實曰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類
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
夫義婦順兄弟友弟來之則胡是才曰究其盡其內其
字俱指五者今按推推求也類比也傳文舉數聖人
之止以示學者標準者其意在使學者至此於至善
之地故朱子推廣其意以教人下下用功曰究其精
微之蘊又推類以盡其餘蓋其用功若斯而無疑於
天下之事皆有法知其所以正而無
疑而後止於至善可得而庶幾矣

註翼 胡雙才曰前兩節雖引起至善未正言其實
其意也今按此仁敬蓋淺言之仁民之仁敬敬君
臣或問或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于
想息敬或隨于阿諛可證當以此章仁敬問精里先
自為人君中抽出言之爾猶使民以時特為愛人中
之一事也陸稼書本又千子謂肉而師傳外而友邦
家君不可從胡斐才陶謹之從之誤指南曰九發施
政令皆共信是誠意
流通終始不移之意

詩云瞻彼淇澳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僖下版反喧詩作
喧諠詩作諠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

澳之篇洪水名澳隈鳥回也隈水曲也猗猗美盛貌興去

也陳定宇曰謂因物起興也朱子曰以猗猗斐文貌始生之美或興其學問自備之進益也

文文章德之切以刀鋸居御反刀所以割也鋸鐵葉

見乎外者琢以推直連鑿陳定宇曰推亦作捷所皆裁物

使成形質也裁裁也成成也砥以鑑音錫他浪反

之器陳定宇為砥石木是錫以鐵為斷磨以沙石皆

治物使其滑澤也滑利也澤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

同及下砥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

緒緒端緒也所謂成形質也胡斐才謂先切琢而而

益致其精也物之純至曰精陳瑟嚴密之貌倜武毅

之貌問解是為嚴密是就心言倜武毅是

乃其定也今按嚴嚴敬密填密詩曰雲倜武毅是

而不息也赫喧宣著盛大之貌宣宣著盛大之貌

氏分辭赫宣著赫宣盛大貌而詩傳知解宣為宣著

講習討論之事陳定宇曰所以與知也知親行為易

大蓋習是習討論是探討論是辨為既講之又重自

備者省省省並同察克治之功陳定宇曰所以

故以治玉石比之許白雲曰講習討論是一串說自

精詳比求己有未善也克者越去治者平之此去其

不善以從善也恂探戰懼也戰懼戰懼也陳定

許曰雲曰是猶存於中者完林大崖曰此心惺惺然
日次欲去在天上更無放處是作此即所謂恂恂
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宋子曰禮之著乎外也與西

而畏之大是謂威動容則莫不中引詩而釋之
禮大之謂儀今按象與儀同象放也

以明謂發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
訓謂詩之文義乃從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
詩句原出所指之義

之由由也工夫蔡虛齋曰此通字與本文亦同
同字也陳定宇說又安恂慤威儀言其德容表

而歎美之也陳定宇曰謂或德至善美恭右曰恂慤
德中村氏曰指其實也

註翼謂視也朱子曰綠色也洪上多竹美世猶然所
子也故唐孔氏曰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

洪竹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張泰微曰我
斐然有文的君子抑何其學問之精密而德容之盛

其和用功之精也揚復所曰瞻彼淇水之隈澳綠竹
其和用功之精也揚復所曰瞻彼淇水之隈澳綠竹

有倫有序是謂克己物欲之私使無取新磨是磨
而砥礪是克己物欲之私使無取新磨是磨

下皆以效言以武曾曰夕校辨乃謂瑟是工夫細密
是語助辭鄒維千曰終不可謂猶云到底不忘之謂

也。王曰：自前王不輕，說來子曰：或德，以身之所，得而按。言也。王善以理之，所切，強求，止於是而已矣。又按此兩節，所謂不忘者，其謂不忘其人，也。然其所以不忘者，則不同。此節所以不忘者，因其人之澤，止於至善也。陸稼書之說，不無。呂晚村曰：顧麟士云：此節釋詩，文王下節，親賢三句，而不泛及，以上節為人君五句。論極，其章句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理。耳。如敬止，止字，詩文屬語調，而此竟作實字，則語句且不執定，解說，語句所指之人之事，子依渠例，將邦歲節，則武丁孫子，繼登節，則周衰賤者，手又按此說，極確，不獨此章，也。通篇皆然。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烏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

歎也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君子說德

謂後賢後王親其親後王之上可見賢其賢者

為太拘然章句用後賢在後王之上可見賢其賢者

後賢而親其親者後王矣陸說不可從孫詒仲不議

此意所以云云也亦可謂深矣李岱重曰看來後賢

亦非有後王小人謂後民也小人以位言此言前王所以

新民者止於至善此親賢樂利之本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

不得其所此所謂親賢樂利由新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

愈久而不忘也沒終老慕亦應也不忘由親賢樂利

不忘親賢樂利供所以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

明新民者止於至善也謂長聲而歎矣淫泆謂音連延而通泆不

施之意，其伯章曰：俗本誤作「決」，饒雙峰曰：味數言其詞，注液言其義，淫液者，意味滋乎言詞之外也。今按：味數淫液，借作「不道破」而意味滋乎言詞之外之義也。玩弄也。

註翼

朱子曰：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或指前王之澤。○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如孔子仰文式之德，足賢其賢。○如則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爲先祖之所自出，豈不克升曰賢其賢者以之爲親，以之爲賢而加敬之心也。親，其親者以之爲祖，以之爲父而加愛之心也。揚復所曰：前王有樂利之澤，以遺後世，故小人爲後民者，世享其太平之福而樂其先王之樂，且世賴其田里之制而利其先王之利。蔡虛齋曰：其者皆指先王也。林次崖曰：親賢樂利，非新民之止，至善所以致親賢樂利者，則新民之止，至善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第一節言九事皆有，至善第二節言人當知其

至善所在，第三節實言止於至善，兼明新在內，第四節言明明德而止於至善，第五節言新民而止於至善，以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是與人情實也。引夫子之言，

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呂

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二句，則曾子解使無訟之義，故止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即指孔子，指南曰：非一時勉強，千不敢者，不惟不能欺，而且不忍欺，如虛善質成，而益讓是也。今按：虛空也，誕欺也。蓋我之明德既明，陳定宇曰：此推本言之，明明德爲

也說聖人言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

無也畏服民之心志自明德言觀於此言可以知本

末之先後矣陳定宇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

按言觀孔子此言則可以知本末之當先後矣故下文承以結之云此謂知本

註異

者不得盡其辭無訟也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

訟者也無訟者民德之明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

之新也此處不可以聽訟哉未使民無訟為本蓋走

以明德新民分本末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字當玩味

是孔子自說也安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

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

○頓把聽訟一句置了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

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

者已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

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孫始仲曰象引以無訟為

村曰象引以無訟為末使無訟為本則後存疑與註

說約說說及晚村潘桂武曹諸公皆遵之惟無訟為

重則以聽訟為末使無訟為本按二公之說實本之

雙峰上溪○孫雲村方麓先生文云雖使聽訟為末

無訟為本終與章旨未合則亦似自悔其前說之非

又因趙錄使載一條云無訟是末大畏民志亦未是

四書韻疏 卷一

大學

則知物有本末非謂孔子知本也今按此謂云者承上文而結之之詞如此謂誠於中形於外之類是也此之謂云者名之之詞如此之謂自謙之類是也其言右曰此章釋本末所談者廣獨言誠者乃因引聖得之李岱雲兄弟非之者却非孔子之言原非有明本末之意曾子見得已明明德為本之義在內故引來釋本末然又舉本而末自見矣故曰此謂知本而指誠之章句亦無一語及履誠者可見以彼無心對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王若林曰傳但釋本末不及始終者蓋終始即是本末中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一終

